

《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

王氏世系订补

王瑞功

琅邪临沂王氏一族，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代有名人，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影响颇大。对其世系，史家学人多有研究。就笔者所见，谱表共有四种：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之琅邪临沂王氏部分。二、宋人汪藻《叙录》中之《琅邪临沂王氏谱》^①。三、今人麦华三《王羲之年谱》^②内附《王氏世系一览》。四、陈直先生《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③之一的“王氏表”（以下简称“陈表”）。上述四家谱表，《宰相世系表》追本求源，分列清晰；但因受体例限制（注重的是宰相及有唐一代），故详略不均。《琅邪临沂王氏谱》是依据史书编订的，搜罗较全，但错误亦较多，如将太原王遐的后代误列于王祥曾孙王遐后（太原王遐《晋书》有传），将王奂女婿殷叡误作王奂二子殷、叡；其它如父子错排及世系混淆者亦有之。《王氏世系一览》固有可取之处，但它在四种谱表中较为粗疏，如把王浑、王乂与王祥、王览并列，也就是将此四人皆作王融子；王导后代，错排、漏列者甚多。“陈表”是四种谱表中最好的，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优点：一是分列清楚，查阅方便，且注明人物的朝代、历官、字或谥号，重名者不会混淆；二是补充了不少新资料（以碑铭墓志为主），比另外三种谱表都完备；三是错误较少。但千虑有失。细细考校，错排、漏列者仍有。为除白璧微瑕，使“陈表”更好的为研究琅邪临沂王氏者所

用，兹据正史及其他材料予以订补。

一、订 正

“陈表”中明显错误之处有七：

1.王邃应为王会子、王舒弟，“陈表”排为王正子、王彬（王羲之叔父）弟，误。《世说新语·赏誉》刘注引《王邃别传》：“邃字处重，琅邪人，舒弟也。”记载十分明确。间接的证据是，王览六子，字为士初、士会、士则等，皆有一“士”字；王览孙，凡同父者，第一字亦同，如王导兄弟三人皆以“茂”字起，王含兄弟、王舒兄弟皆以“处”字起，王旷兄弟皆以“世”字起等。这就是说，同父或从父兄弟，第一字可同；但第一字不同者，则当非亲兄弟。后代人中，同父、从父兄弟行中起字也大多循此，如王彧兄弟皆以“景”字起，王弘兄弟皆以“休”字起等。王舒字处明、王邃字处重，是不应与王旷字世弘、王廙字世将、王彬字世儒这弟兄三人混在一起的。“陈表”错排，大约是根据《晋书·王敦传》“徙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从弟舒为荊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之语推出来的。

2.王诞，《宋书》、《南史》皆有传。《宋书·王诞传》曰：“王诞字茂世，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兄也。祖恬，中军将军。父混，太常。”《南史·王诞传》与《宋书》同。然“陈表”将王诞与其父王琨（即王混）并列，父子皆成了王恬的儿子（以王览为一世，王琨五世，王诞应为六世，陈表误作五世）；由此，王诞子王诩，则与其伯父王嘏同世了。王诞应由五世改六世，王诩应由六世改七世。

3.翹之，“陈表”未列其后代。但《南史·王准之传》所附《王素传》却有明确记载：“素字休业，彬五世孙而邃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并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陈表”误将望之作兴之子，故翹之失后。据

《王兴之墓志》，兴之有子四人，即闽之、嗣之、咸之、预之，望之不是兴之子可证。逵之系王彬四世孙，曾祖彪之，与翹之、兴之为亲兄弟。《南史·王准之传》称王素为王逵之的族子，再上溯世系，代代可考。“陈表”此处应改为：四世翹之，五世望之，六世泰之，七世元弘，八世王素。

4.王僧达，“陈表”排作王弘孙，八世。误。《宋书·王弘传》：“弘少子僧达，别有传。”《宋书·王僧达传》：“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锡，质讷乏风采。”《南史·王弘传》亦说王僧达为王弘少子。“陈表”将兄弟关系的王锡、王僧达排成父子关系，大概是因王锡二子叫王僧亮、王僧衍，故以己意改之。王僧达从父兄弟中，有王僧虔、王僧绰、王僧谦诸人；王僧亮从父兄弟中，亦有叫王僧佑的；因此，不能用同一标准绳之。再说，古人有名有字，有的人史失其名或失其字，不据史料而主观改变世系，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王僧达应与其兄王锡并列为七世，僧达子道琰为八世。

5.王奂长子王融，“陈表”的说明文字“字元长，齐太子中庶子。并见《南史》王惠传”有误。《南齐书·王奂传》：“奂长子太子中庶子融，……于都弃市。”无“字元长”的说法。《南史·王惠传》无王融事，应为《南史·王彧传》所附《王奂传》，内容与《南齐书·王奂传》所记王融事一样，亦无“字元长”的记载。“陈表”致误的原因，是将两个王融合而为一了。琅邪临沂王氏在南朝齐有两个王融，另一个王融《南齐书》有传：“王融字元长，琅邪临沂人也。祖僧达，中书令，……父道琰，庐陵内史。”《南史·王僧达传》：“僧达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为庐陵内史，未至郡，卒。子融。”接着介绍王融“字元长”。

“陈表”取王道琰子王融的字，用王奂子王融的官职（道琰子王融仕至中书郎），构成了一个新的王融。当然，这两个王融很易使人误作一个：同为王导七世孙，同在南朝齐为官，而且同年去

世。所不同的是，除上列血缘关系（父、祖）外，是死亡的原因与时间。据《南齐书·王奂传》，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王奂“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上大怒”，故“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其子王彪与来逮捕王奂的部队交战失败，王奂“还内礼佛，未及起，军人遂斩之。”由于受父亲株连，所以王融“于都弃市”，时间是十一年三月（《南齐书·武帝本纪》作二月）。王道琰子王融，《南齐书·王融传》称他“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因“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可以说是个既有才能、又有野心的人物。“朝廷讨雍州刺史王奂”时，这个王融上疏要求“特希私集部曲，预加习校，”且“乞隶监省拘食人身，权备石头防卫之数。”齐武帝病危时，竟陵王萧子良正在殿内，太孙萧昭业还未来。王融一向与萧子良交好，很希望萧子良能当皇帝，自己便可被重用。于是，“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因此，“郁林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廷尉狱”，然后将王融“诏于狱赐死”，年仅27岁。齐武帝死于永明十一年七月三十日，郁林（萧昭业）即位十余日下令逮捕王融，“于狱赐死”，当在八月。由此可知，这两个王融，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其实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是不应混在一起的。琅邪临沂王氏中重名者甚多，但同辈（皆为九世）、同时而重名者，唯此一例。是名字形近而误，还是原本如此，可以探讨；但绝不能将于史有征的两个人物合在一起。

6.王续，“陈表”作王纆子，排为十三世，误。《南史·王准之传》附《王猛传》：（王猛卒后）命其子缙袭，仍授普州刺史。仁寿元年，缙弟续表陈猛志，求葬关中，诏许之。”王纆为王缙弟，王续为王缙弟，因此，王缙、王纆、王续皆为王猛子，十二世。

7.王普曜子，“陈表”列有四人：晏、昭、略、诩，有误。其中昭、略实无其人，是误解史书而增的，应删。《南史·王镇之传》是“陈表”定王普曜有四子的依据（王镇之是王普曜的伯父），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思远）后拜御史中丞。临海太守沈请略赃私，思远依事劾奏，明帝及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并讨止之，思远不从，案事如故。”或许陈直先生误将“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误解为“思远从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了，否则，其它地方再也未见王晏与昭、略的关系。这同《琅邪临沂王氏谱》的编者把王奂女婿殷叡误为王奂二子殷、叡，原因是一样的。

除上述七条比较明显者外，“陈表”中细微处的讹误亦有：如王粹字景深，误作彦深（见《南史·王彧传》）；王冲，“陈表”说是“梁司空，东安元简公。”应改为“陈司空，东安元简公”（见《陈书·王冲传》）。有的错误，恐非陈先生之责。如王临之第二子瓌之误作环之，疑系印刷时简化不当所致。

二、补 遗

1.王恬子，“陈表”只列王琨（五世）一人。《世说新语》（思贤讲舍本）附有宋人汪藻《叙录》，其中《考异》内“王丞相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条下敬胤注曰：“恬字敬豫，……子混、浩等。”可见王恬不只一个儿子。若参以《晋书》，此说当可信从。《晋书·王导传》附《王悦传》：“悦无子，以弟恬子琨为嗣。”王恬若仅有一子，不会过继给王悦。另外，王琨，《宋书·王诞传》、《南史·王诞传》皆作王混。《世说新语·排调》刘注引《王氏谱》：“混字奉正，中军将军恬子，仕至丹阳尹。”刘注所引《王氏谱》，是当时传世的族谱，可信程度很高。故应改王琨为王混，在其后补王浩（五世）。

2.“陈表”中王藻未列后代。据《宋书·后妃传》中《孝武

文穆王皇后传》称：偃“长子藻，位至东阳太守。尚太祖第六女临川长公主讳英媛。”但因“公主性妒，……主谗之于废帝，藻坐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到太宗时，公主上表，其中有“情寄所钟，唯在一子。……若赐使息彻（着重号引者加，下同）归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寻”等语，说明王藻与公主生有一子，名叫王彻。应在王藻下补王彻，为九世。

3.王藻弟兄，“陈表”列出三人：藻、懋、攸。据《宋书·后妃传》：“藻弟懋，昇明末贵达。懋弟攸，太宰从事中郎。早卒，追赠黄门侍郎。弟臻，昇明末显宦。”可知王藻弟兄四人，顺序为藻、懋、攸、臻。应补王臻，列王攸后（八世）。

4.王僧达子王道琰，“陈表”未列其后代。据本文上节第五条所述理由，应在道琰下补入其子王融（九世）。

5.王慈子，“陈表”只记王泰一人。《南齐书·王慈传》：“子观，尚世祖长女吴县公主。”《南史》所记与此同。又《南史·陈伯之传》中有“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的记载，可知临川内史王观，即王慈子。王泰字仲通，是王慈第二子。王观在天监元年（502年）时已任临川内史，而王泰任秘书丞。一般说来，任内史（郡守）之职，应较为老练，年龄也大些；秘书丞则是士族子弟初入仕途的官职；因此，王观应是王慈长子。正史对其事迹语焉不详，或许是王观曾追随陈伯之反叛梁武帝之故。

《梁书·王泰传》：“初泰无子，养兄子祁，晚有子廓。”“陈表”未列王观，故将王祁列王泰下（十世），说明“兄子嗣泰”。今知王泰兄为王观，王泰又有子王廓，王祁应改列王观下（十世）

6.王珉第二子王练，“陈表”亦遗漏其后代。《宋书·王弘传》记有：“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太宗初，为司徒左长史。”故王练下应补其子王钊（七世）。

7.王粹子，“陈表”列王奂、王份、王俨三人，漏王伉。

《南齐书·王奂传》：“奂弟仙女为长沙王晃妃”，《南史·王奂传》亦同。王仙在兄弟排行中为几，已不可知，故暂补于王俨后（八世）。

8.王彧（王景文）子王绚，“陈表”遗漏其后代。据《宋书·王景文传》：“长子绚字长素。……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谥曰恭世子。子嬉袭封。”故王绚下应补其子王嬉（九世）。

9.王彧（王景文）有一弟，史失其名，但其弟之子却有记载，“陈表”未列。《宋书·王景文传》：“景文弟子孚，大明末，为海盐令。……官至司徒记室参军。”应补作某（七世），王孚（八世），列王彧子孙后。

10.王谧有子三人：王瓘、王球、王琇，“陈表”皆未列后代。《宋书·王球传》：“兄子履进行顺利，深结刘湛。……及湛诛之夕，履徒跣告球。……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废于象。”《南史·宗室及诸王上·彭城王义康》中有曰：“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帝疾笃，皆谓宜立长君。”可见，“从事中郎琅邪王履”，即王球兄子王履，亦即王瓘子王履。故应在王瓘下补其子王履（七世），注明“仕宋从事中郎。”王瓘兄弟三人儿子不多。否则，王球不会将从孙王奂（王僧朗孙、王粹子）过继为子的。王球之父王谧与王奂曾祖王穆是亲兄弟，到王奂一代，已是五服，关系较远了。

11.王允之的后代，“陈表”只列子晞之（五世）、孙肇之（六世）。《晋书·王舒传》谓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这是“陈表”所据。然《〈世说新语考异〉》“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条下敬胤注称：“舒生晏之、允之。允之字渊猷，将军、番禺忠侯。允之生希之，希之生冲之，冲之生范之，范之生述之，范之字贞子，武陵内史，范之生横之，横之字孟光，南郡太守，横之

生谦之、俭之等也”汪藻《叙录》中之《琅邪临沂王氏谱》，即据此列出王允之后代。但因“范之生述之”与“范之生横之”敬胤注中文意隔断，故其制谱时将“范之生述之”取消，只保留范之与横之的父子关系。敬胤，失其姓氏。周祖谟在余嘉锡所著《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中称其为南齐人，与卞彬同时。汪藻在《考异》的说明中指出：“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考：《南史·刘怀珍传》有“先是，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还忠侯大夫埏中’”的记载。梁天监八年为公元509年，距南齐灭亡不远。南朝齐是个短命王朝，仅23年。王敬胤即便只活50多岁，也经历了南朝宋、齐与梁三代。刘孝标卒于公元512年，确在敬胤亡后。敬胤在南朝梁只生活了八个年头，若著《考异》在宋末、齐初，或在齐，称宋、齐人为“今人”，都是可以的。且《考异》所载五十余事，琅邪临沂王氏事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故著《考异》之敬胤，或即《南史·刘怀珍传》中所言之王敬胤。若此说成立，所记允之后代当可信从。至于叙述中文意间断，当系传抄之误。希之，即唏之；唏之，正史中载有一子肇之，且袭爵；疑冲之为庶出，官职不显，故不见录；或“范之生述之”为衍。在顺序上应作如下调整：

“范之字贞子，武陵内史，生述之、横之；横之字孟光，南郡太守，生谦之，俭之等也。”今以调整顺序为是，在“唏之子肇之”（六世）后补：冲之（六世），范之（七世），述之、横之（八世），谦之、俭之（九世）。

2.王晏子，“陈表”只列德元一人。据《南齐书·王晏传》：“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谓晏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与弟晋安王友德和俱被诛。”应在德元后补德和（九世），注明“仕齐晋安王友”。

13.王罗云子，“陈表”只列思远一人，遗漏思玄、思微。

《南齐书·王思远传》有“长兄思玄卒，思远友于甚至”；思远从兄王晏“及拜骠骑，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云云。^④可知思远兄弟三人，思玄长，思微次，思远为三。因此，应在思远（八世）前补其兄思玄、思微二人。

14.王晔（一作王晔之）“陈表”未列后代。其实他有两个儿子王曷之、王晃。《南齐书·文安王皇后传》：“文安王皇后讳宝明，琅邪临沂人也。祖韶之，吴兴太守。父晔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为文惠太子纳后，桂阳贼至，太祖在新亭，传言已没，宅复为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曷之家，事平乃出。……兄晃义兴太守。”故应在王晔下补其二子王曷之、王晃（八世）。

15.王翼之之子，“陈表”只载法兴一人，遗漏法明。《南齐书·王敬则传》：“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刚暴，数杀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则，敬则付山阴狱杀之。”王翼之，《宋书·文五王·武昌王浑》附《王翼之传》曾记载说：“王翼之字季弼，琅邪临沂人，晋黄门侍郎徽之孙也。官至御史中丞，会稽太守，广州刺史。”可知《南齐书·王敬则传》中之王翼之即此人，故应在王翼之（七世）之子法兴（八世）后补上另一子法明。

以上所补15条，除2条采《考异》外，其它均从正史中检出。从正史中补15人，据《考异》补7人，总计22人。有些无世系可考者，如王智深、王敬胤及其子崇素等；有些记载不详，无法安排者，如王谧从弟王谌；有些虽有世系可考，但可信程度不足者，如竺法深，慧皎《高僧传》记为王敦弟；以上三类皆不列为补遗内容。

三、余 论

在订补了“陈表”以后，有些与订补内容及形式有联系的问题

题，亦想顺便探讨一下。

一是王旷、王廙、王彬兄弟排行问题，也就是旷、廙二人谁兄、谁弟的问题（王彬是最小者均无异议），诸家说法不一。

“陈表”列王廙为兄、王旷为弟，是较有影响的一说；另一说自是王旷为兄、王廙为弟。但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找出正确的论据。就王旷兄弟排行问题说，正确的论据应该是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即当时流传下来的文书及那个时候或稍后一些的人能见到而引用的家谱等。笔者所见的材料有：

其一，《通典》卷60载：“（丞相）司直刘隗上言：‘文学王籍（即王籍之，下同——笔者）有叔母服未一月，纳吉娶妻，亏俗伤化，宜加贬黜，辄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丧而成婚，无王孙耻奔之仪，失为父之道；王廙、王彬，于籍亲则叔父，皆无君子幹父之风，应清议者，任之乡论。’”刘隗上书时任丞相司直，丞相指司马睿。司马睿于313年任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直到他当晋王（317年）为止。刘隗所上书，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文书，是第一手资料，可信程度之高不言而喻。刘隗与王廙、王彬同朝为官，王籍之与王廙、王彬的叔侄关系，刘隗是不会搞错的。剩下的问题是：王籍之是否为王旷子？据王羲之书贴，多次提及嫂、周嫂，如：“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剧，不能自胜。”“亡嫂居长，情所鍾奉。……冀遂至诚，展其情愿，何图至此！未盈数旬，奄见背弃。”^⑤这两帖中的“周嫂”与“亡嫂居长”中的“亡嫂”是一个人自不待言。王籍之岳父为周嵩故称“周嫂”。再者，王羲之年十三去谒周顗，是属亲戚间来往。刘隗不提王旷，是因王旷309年率兵援上党后下落不明。

其二，裴启《语林》中有一则材料：“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

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⑥此处介绍了王旷字世弘（裴启撰《语林》，为公元362年间事，距羲之辞世只一年）。王览之孙，凡长者（指已见诸史料者）多以“弘”为字，如王导字茂弘，王含字处弘。王旷字世弘，亦应为长。或曰：王舒字处明，不也是长子吗？何法盛《中兴书》内有一条资料：“琅邪王广，字世明，多才艺，为东海王越记室。”^⑦《晋书》中王旷或作王广（《顾荣传》作王旷，〈陈敏传〉作王广，都是一人），可知“字世明”之王广，即“字世弘”之王旷。旷、广二字，形近而义亦近；弘与明，字形虽异，而义却近，故字为弘、为明，皆可视作为长子的标志。我疑王旷先名王广，字世明；因当时另有一王广（曾任并州刺史），故改名王旷，字世弘。

其三：《世说新语·赏誉篇》“大将军语右军”条刘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王敦生于公元266年，王旷为其从父兄，自应早于266年或同年而月份大。《晋书·王廙传》载：“及帝即位，廙奏《中兴赋》，上疏曰：……‘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这当指318年司马睿即帝位时。王廙死于322年十月，逆推其生年为276年。即便王旷与王敦同年，王旷也比王廙大十岁。王旷为兄、王廙为弟是明确不过的了。

其四：《〈世说新语〉考异》在“石崇、王恺竞以豪侈相夸”条中注曰：“公（指王导——笔者）还，叹息，语从弟廙、弟敞、颖曰”云云，可证王导比王廙还大。王导亦生于276年，当是王导比王廙出生月份早。联系材料之三，王导、王廙皆比王旷小得多。

其五：《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文字志》：“父旷，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明言王廙为羲之叔父。

其六：王僧虔《论书》曰：“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

东，右军之前，唯虞为最。”^⑧ 僧虔是琅邪临沂王氏中著名的谱牒专家之一，曾著有《诸姓谱》116卷。羲之与僧虔只隔三世，相距时间不远。

上引各种材料，除流传下来的文书及《王氏谱》外，其它材料，形成时间都是南朝梁（含梁）以前的。再核查一下《世说新语》及刘注，无一处有王敦、王导为羲之从伯、王虞为其伯父之说。错误发端于《晋书》。《晋书·王羲之传》谓：“（羲之）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因其是正史，原有能证明敦、导是羲之从叔的材料似乎都失去了价值。王导、王虞同年，王导即为羲之从伯，王虞自然是其伯父了。凡认为王虞是羲之伯父的说法，都是唐代以后的，正所谓以讹传讹。推测《晋书》讹误之由，一是王旷下落不明，史料少；二是王导为王览长房孙，除在政治上权倾朝野外，在家族内也是他作主，是族长一类的人物，修《晋书》者不加详考，遂将王导误作羲之从伯，王虞自然也是其伯父了。第三，或许《晋书》之“从伯”本为“从父”，在流传中误作“从伯”。不管《晋书》讹误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是讹误了，应予纠正。

第二个问题是王衍、王戎诸人应否列入“王氏世系表”中。陈直先生所作“王氏世系表”，以王群、王览为一世，这自然是琅邪临沂王氏了，不包括太原王氏与京兆王氏。但琅邪临沂王氏中，王衍、王戎及王澄诸人，是西晋及东晋初政治舞台上很有影响的人物，是不应将其排斥于外的。今人据史编订家族世系谱表，目的是便于对其进行个案的综合研究。舍弃了王衍、王戎诸人，无疑是一个缺憾。

三是过继问题，应该统一体例：或将过继者列在生父下，注明过继何人为子；或列在受过继人名下，注明由何人之子过继。

“陈表”两用之，显得为例不纯。如王含子王应过继给王敦，“陈表”直将王应列为王敦子，未作任何说明；而王戎（王景

文)过继给伯父王智,“陈表”不列王智名下,列其生父王僧朗下,亦未就过继问题作出说明;王免过继王球,也是这样处理的。只有僧虔孙王祁,因遗漏其父王观,故下注“兄子嗣泰。”

四是妇女的问题。传统的家谱、世系,都体现了男子为主体的思想。男子结了婚,注明娶某氏;所生子女,只写儿子而舍弃女儿。如前所述,今人编订家族世系,是为了进行个案的综合研究。琅邪临沂王氏之女,不仅当皇后、王妃者甚多,女子所嫁,也多是世家大族。若把这些女子的父系、婚姻状况在世系表中反映出来,是有助于研究者全面认识琅邪临沂王氏的。这就是说,世系表中既应写出某人娶某氏,又写出谁女嫁何人。虽有悖于修谱惯例,然有益无害。

注:

①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本。

②此书系油印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③见齐鲁书社1981年版《摹庐丛著》七种。

④《南史·王镇之传》中思微作思徵,似是形近而误。

⑤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标点系笔者所加。

⑥《太平御览》卷184,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黄奭辑《黄氏逸书考》。

⑧《丛书集成·初编·法书要录》。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临沂师专王羲之研究室